



# 叢書集成新編

## 第一〇九册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春秋

春秋非左二卷	明 郝敬撰	湖北	一
春秋正旨一卷附提要	明 高拱撰	守山	一七
春秋別典十五卷附提要、補正	明 薛虞畿撰	嶺南	二一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附提要	清 毛奇齡稿	龍威	七三
小國春秋一卷	清 焦袁熹纂	藝海	八九
春秋說一卷	清 陶正靖撰	借月	九一
春秋三傳比二卷	清 李調元輯	函海	九八
春秋三傳異文釋十二卷	清 李富孫學	別下	一〇四
春秋四傳異同辨一卷	清 黃永年撰	豫章	一七四
春秋古經說二卷	清 侯康撰	嶺南	一七八
讀春秋二卷	清 趙良鬻著	涇川	一八七
左氏傳說二十卷	宋 呂祖謙撰	金華	二一二
讀左漫筆一卷	明 陳懿典著	學海	二六一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附提要	清 顧炎武著	借月	二六三
左傳事緯四卷附提要	清 馬驥撰	函海	二八三
春秋左傳補注六卷附提要	清 惠棟著	貸園	二九六
補正			
左傳評三卷附提要	清 李文淵撰	貸園	三三三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二卷	清 沈欽韓注	貸園	三四八

春秋左氏古義六卷

公羊問答二卷

春秋公羊禮疏十一卷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附札記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一卷

穀梁禮證二卷

先秦編年

竹書紀年二卷

先秦別史

國語二十一卷附校刊札記

國語翼解六卷

戰國策三十三卷附重刻札記三卷

清 臧壽恭述

清 凌曙著

清 凌曙學

晉 范寧集解

清 許桂林學

清 侯康撰

梁 沈約注

清 洪頤煊校

三國章 昭注

清 陳瑑撰

漢 高誘注

咫進 四五六

古逸 四九五

粵雅 五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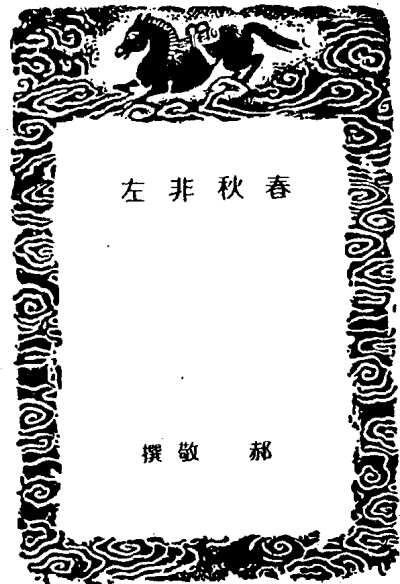
嶺南 五五四

平津 五六四

士禮 五八九

史學 六五八

士禮 六九一



原序

春秋非左二卷明郝敬所著本坊載其山草集中乙酉冬京人有嘉其說者抽出而刻之請余校焉余爲校閱數日卒業按郝敬字仲與萬歷開仕爲禮科給事中卽所稱京山先生者是也所著有九經解余未能得而覽之而其山草集中別又有談經者頗亦具其春秋之說蓋其大略曰春秋無例但據史所記之事有慨於心者提而書之公道難檢是非自見時或辦新義如正月稱天王稱天鄭棄其師天王尹于河陽之類與凡書或不書隨宜化裁非爲例也其餘多因舊史彙括成文益經特標其要領而顯末具狂蕪

春秋非左 原序

四百四十二字

春秋非左

由此字學乃諸家春秋之學起焉明儒復承而擴之則其卒有郝氏而與予其開者固勢也未足爲奇也已但專斥左氏特成一書者何休膏肓已還其唯此而已則郝氏之有功於春秋也豈又謂之淺鮮耶今我邦人士讀書率多以左氏爲標的而善治左氏輒是名家矣雖乃宿者之儒亦往往信左之誇張眩左之浮華若夫能去三傳之蔽或而直究乎夫子筆削之真旨則數千百人未嘗夢見也斯尤可歎也願左氏之言其以此一破則來者必有與者乎若夫郝氏春秋之說君子必有取捨焉丙戌孟夏望平安皆川原書

春秋非左 原序

三百二十二字

春秋非左自序

春秋本事自當依左舍左如夜行茫不知所之矣公穀尚例無左則例無稽左言事而例始有據左言例而人始覓爲例矣故左者諸傳之嚆矢也其材富而情瑩弔詭而好奇世人喜之謂羽翼聖經其實風影猜度去道離經遠惟其假託左明人莫敢指過此漏查揜飾阿諛而不知其爲僞筆耳左傳誠出巨明手親炙先聖同心之言隻字不可易隻字可易卽非正明况踏駁外謬不可勝數豈親承聖訓見而知之者歟自司馬遷首相推信馬季長鄭康成杜元凱唯然和之末學承講乃至以周易文言語出自魯穆姜毛

春秋非左 自序

四百五十字

襄公 凡五十八條

昭公 凡五十五條

定公 凡九條

哀公 凡十三條

ED 55/10

春秋非左卷上

春秋非左卷上

湖北叢書用海東刻本

明京山郝敬撰

隱公凡二十條

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郕不書傳曰非公命非也凡內城書重守也其不書舊史略也如謂非公命不書魯事非公命者多矣晚年三桓為政非公命者什九皆不書邪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貽傳曰豫凶事非也以天子而下貽諸侯之妾失禮之大者區區論豫凶事舍放飯而問舊沃也

春秋非左

百七十四字

古者不修墓況改葬乎故不書非以公不臨也謂公弗臨者以攝政不主喪非也既不主喪又誰主改然則謂公不臨亦非也又曰太子少葬有闕故改夫惠公葬甫逾年耳太子豈遽長乎亦非也又曰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豈有攝國政舉大事賓至不會者尤非也此皆為隱將讓桓附會之

鄭人私于公子豫請師助鄭伐衛盟于翼非公命不書非也已盟而終不果助故不書新作南門非公命不書非也豈有國門新作公不知者凡役非禮失時則書常事故不書

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飲故不書日非也不書

日史闕也其書日史詳也大抵入春秋初世遠事闕襄昭以後世近史詳經據史而已漢司馬遷作三代世表曰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上當有關文傳因上文紀裂繻來逆女以繻調帛故伯從肩謂裂繻字子帛夫裂繻紀之大夫也終春秋未有書大夫先諸侯者豈以裂繻先莒子乎非也

三年鄭莊公為平王卿士怨王之貳于虢也盟王而贊王子又取周之禾麥狂悖無禮已甚而傳曰信不在質非也雖信在質空詎可又曰周鄭交質周鄭交惡夫周鄭無等豈春秋立言之法歟

春秋非左

二

宋宣公卒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卒亦舍子馮立與夷是為厲公子馮奔鄭鄭公與鄭構兵十年至于身死國危此小讓之害義者非春秋所予也而傳曰宣公命以義鳥在其為義也又曰其子饗之鳥在其能饗之也

八年晉曲沃莊伯伐翼王命欒公伐曲沃立哀侯六年翼人立鄂侯皆不書史略也經未嘗以為霸國加詳而傳特為補其鋪張唯恐失之其奉晉也如霍靈鬼神屈天子諸侯事之大旨謬矣故愚疑是書三晉辭人作也

六年鄭伯侵陳大獲先是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陳五父諫不聽傳謂陳侯長惡不悛遂自及也夫不與鄭平非惡也不聽賊子計非不悛也陳侯見弑非以不平鄭也傳欲附會陳桓公被弑為是偏曲之論耳

京師來告饑不書公為請糴于宋齊齊鄭傳以為禮非也天子告饑于諸侯諸侯請糴于鄰國卑矣諱之故不書以為禮是何禮歟

七年滕侯卒傳曰不書名未同盟非也按宣公九年成公十六年及此三書滕子卒皆不名年遠史闕也昭公以後四書滕子卒皆名近故詳也盟者春秋所賤也豈以同不同為例未同盟卒書名者如桓十年曹伯終生卒十一年衛侯晉卒之類昭以後尤多考之非盡同盟也

陳五父如鄭泣盟歎如忌洩伯謂必不免此因五父將賦君見殺而附會之傳凡於人將死必先撰為兆秦漢之後讖緯之蓋篤也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傳稱鄭伯以齊人朝王為有禮非也夫諸侯不朝霸者以之朝又不以諸侯朝僅以其人入見則不敬莫大乎是何禮之有

春秋非左

五

如以告為例鄭莊首霸有四夷功無不告者矣十年夏齊鄭與魯伐宋取防郕二邑以與魯傳曰鄭莊公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非也夫鄭之伐宋假王命報私怨非真王命也牽帥魯人助已取地酬之非真不貪也凡春秋之義納霸而傳皆譽霸也

齊人鄭人入郕傳曰討遠王命非也鄭以私怨伐宋鄭不助鄭非不共王命也霸者口實可以解經乎

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傳稱鄭莊公使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為有禮非也無故而分人之國逐人之君出其君弟于其郕又使私人

監之何禮之有周桓公以蘇忿生十二邑之田易鄭四邑傳曰已不能有而以與人之不至不亦宜乎此言非所論于天子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室雖衰春秋之義不衰王室何為其不能乎

傳曰鄭伯以被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告則否未知此為仲尼之例乎其舊史之例乎如仲尼之例隱桓遠矣告不告仲尼不知也如舊史之例傳何以冒為舊史乎傳非舊史又非為舊史作傳何為守舊史之例守舊史之例又馬用仲尼為也然則如何曰舊史書不書或因告不告仲尼書不書實非因魯史告不告也史不告不書者傳能詳之故知傳非舊史世儒誤也

桓公凡十九條傳二年晉曲沃莊伯伐翼不書不言其義三年公會齊侯于廬傳曰桓公與文姜成昏于齊非也此因文姜不淑履度而甚之經書公子驪如齊地女稱文是未成婚也

齊侯衛侯晉命于蒲傳曰不盟而不詳其事范味若此何以為正明此類甚多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稱書時有禮非也春秋聖人傷時失禮而作也以時以禮則不書狩于郎設遠



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再赴非也是時陳化弑太子春秋于弑逆無有不書者甲戌下必有關文當云陳化殺世子免己丑陳侯鮑卒傳謂為再赴一人之死焉有兩期孰漏若此而託之巨明子餘年人不察可笑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傳曰書弱非也弱何足書哉卿大夫子弟之未爵而奉使者世官非古也因事以表義耳

六年北戎伐齊齊乞師于鄆鄆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不書傳不言其故以不告為例非也是役也諸大夫皆在魯為齊饋餼何待于告蓋鄆莊始霸好戰隱九年突敗戎今年忽又敗戎二子恃功爭國禍及累世故不書不齒其功也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傳曰書名賤之非也穀鄆近楚小國東距魯千里來朝非無事而傳不知公穀謂為失國之君似也禮不臣寄公何為賤之然則書名何也凡魯事多借小國諸侯來史書名書朝尊內也經因之直也所以謂之吾誰毀譽也傳不達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此大事不書史闕也傳不言其故

八年春正月己卯蒸夏五月丁丑又蒸皆無傳按五月夏正三月也四時之祭冬蒸夏禴禘烝備物夏用冬祭失禮故書此烏可無傳也

楚武王伐隨傳載其事甚詳是時楚始稱王經不書傳亦不及謂經以告不告為例傳豈亦以告不告為例乎經之不備也以史史之不備也以不告傳又不

及安在為輔經乎

十年王師伐虢為拔大夫詹父伐其君也不書傳不言其義

四年秦人執芮伯十年納芮伯經皆不書其皆以不告那大抵秦楚晉遠隱桓世又遠故其事多闕齊衛

春秋非左卷上

十一年楚屈瑕盟貳軫敗鄆人于蒲騷不書十二年環又伐絞為城下之盟十三年伐羅兵敗自縊死俱不書傳皆不言其義按此類事非與要故不書即傳可無贅矣而他事經書者傳反缺詳略往往失中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曰書不害非也夫御廩藉田所供黍盛之藏既災矣猶謂不害乎不害何以書周八月夏六月也嘗不時也燼餘之粟以供柔盛不敬也

十六年冬城向傳曰書時非也時則不書凡城必書重守也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非也史闕耳官雖誤何遂不日事之不日多矣豈盡官失耶

鄭高渠彌弑昭公忽此大事不書傳不言其義按傳稱忽為世子救齊有功辭昏禮也惡高渠彌彌智也若是則賢世子而詩校童察裳穉兮有女同車皆刺之何也春秋于見逐不書世子于已立不書鄭伯于被弑不書弑君大似不滿焉然則傳所稱非實錄也十八年齊襄公執鄭高渠彌轅之不書弑君無書故殺賊亦不書也世遠史闕而傳影響附會故鄭事始終可疑若使三明作傳豈茫昧如此乎

莊公凡三十三條

元年不書即位傳曰文姜出非也父死于外嗣君在喪不朝正即位故不書傳因前年書公之喪至疑姜氏偕齊今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則是姜氏已歸再往也前後八往皆書歸皆不書歸常也傳不達

三月夫人孫于齊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非也春秋無此等隱僻之例禍先公而孫齊者有兩夫人平故氏可省也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此蒙前之文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傳以為知禮非也莊公有親喪而主齊昏王不當命魯亦不當受命父母之讐不能

春秋非左卷上

八年正月甲午治兵傳曰治于廟非也師次于郎治兵即于郎耳謂為禮尤非也治兵將與齊伐鄭黨仇人而伐同姓雖治于廟亦豈禮歟

秋戈而反為魯人役曾是謂知禮乎  
傳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齋入告夫人鄆曼曰余心傷鄆曼曰王祿盡矣行遂卒于楛木之下夫齋而能不傷者其唯心齊者歟且何以知王祿之必盡也傳之附會迂誕多類此

五年秋鄭擊來朝傳曰稱名未王命非也按鄭海濱附庸之國擊來其君名也小國諸侯來稱朝稱名史尊內也非以無爵也無爵則何以朝且春秋諸侯之有爵誰其由王命者乎何獨一鄭擊來云爾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傳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非也按王師救黔牟而齊魯宋陳蔡五國之師其逐黔牟立朔殺公子洩公子職是王師挫劔于五國而力誦于持危也故書王人子突救衛不言敗諱之傳釋此不講而罪二公子之不度豈不悖歟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非也常謂之恆常見之星忽不見而眾星隕落如雨書異也

秋無麥苗傳曰無麥苗不害嘉穀非也周之秋夏之五月也大水為災傷麥又無五穀之苗也今云不害嘉穀是以苗即麥也五月而麥尚為苗乎如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豈亦多乎蓋無麥有苗無苗有麥不為大苗麥苗俱無饑甚故書而傳之訛漏甚矣

八年正月甲午治兵傳曰治于廟非也師次于郎治兵即于郎耳謂為禮尤非也治兵將與齊伐鄭黨仇人而伐同姓雖治于廟亦豈禮歟

夏師及齊師圍郕傳曰齊師圍郕師圍郕師圍郕莊公非也按是時慶父與齊爭功欲伐之公辭以修德故傳稱善抑不思黨齊人伐兄弟不善之大者懼齊不敢爭而詭云修德何為善之

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郟傳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非也經書敗多矣豈敵皆未陳耶又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偽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凡此類文義隨宜非例也傳以應說

春秋非左卷上

八年正月甲午治兵傳曰治于廟非也師次于郎治兵即于郎耳謂為禮尤非也治兵將與齊伐鄭黨仇人而伐同姓雖治于廟亦豈禮歟

耳  
秋宋大水魯使往弔宋人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  
又以爲君愛拜命之辱此對行人常語耳滅文仲何  
達以湯武許之聞其爲公子御說之辭曰宜爲君子  
義何取此因宋將立御說而附會之

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按傳宋萬奔陳  
宋人請而醢之春秋于弒君之賊見殺如州吁陳佗  
之類無不書者茲殺人之醢之非祥刑也商紂用之  
文王歎息衛蒯賁用之孔子盡覆其家醢刑之不祥  
不可以訓傳不達

十四年鄭厲公突自櫟侵鄭傅瑕弒子儀而納突不  
書傳不言其故鄭事始終未見了然  
鄭南門外蛇與內蛇鬪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此委  
卷之譚譚緯符命之作備也後世往往效之

十六年信王使被公命晉曲沃伯以一軍爲諸侯不  
書蓋曲沃篡晉而王命獎亂故諱之齊桓晉文受命  
爲侯伯皆不書即此意也春秋雖錄齊桓晉文志在  
撥亂耳一切以不告爲例倘突甚矣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曰不言來諱之非也書追  
其來可知何諱之有

十九年楚習拳諫楚文王不聽臨之以兵懼而從之  
季遂自別傳謂習拳愛君非也夫人臣事君盡禮不  
可則止何得遽爾

夫人姜氏如莒明年又如莒莒非父母之邦再如必  
有故無傳

二十年周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鄭厲公以惠王歸  
處于櫟二十一年厲公與就公納王殺子頹及五大  
夫王錫鄭地虎牢以東皆不書傳不言其故豈盡以  
不告邪

傳稱王子頹之篡立也以樂享五大夫鄭突聞之知  
其將死惠王反國亦以樂享鄭伯原伯見之知鄭伯  
將死何奇中哉附會之說也

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傳謂殺太子非也御

三百七十字  
寇非太子也若晉殺世子申生宋殺世子痤則直書  
世子矣是時公子完奔齊爲田齊之祖顧經義不在  
陳完奔齊而在宣公殺子傅置殺子無論而侈譚陳  
完辭爵與懿氏之卜周史之筮緣飾辭以神其占  
皆衛士之談也

是年夏五月不書事無傳按經無事紀時必舉五月  
五月下必有開文傳不知  
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必有故傳不知  
二十有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十二月甲寅公會齊  
侯盟于扈俱無傳竟不知何事

也春秋大夫不名多矣名者亦多矣豈名者皆賤之  
不名者皆嘉之此類無大義因舊史耳非例也  
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  
人伐徐俱無傳及汲譚晉事不休知有霸而已

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爲侯伯不書如  
以不告爲例桓公之始爲侯伯未有不告者矣不書  
不齒其爲侯伯也不齒其爲侯伯而傳汲汲尊霸非  
也

二十九春新延廢傳曰新作非也公羊謂爲修舊  
是也凡創造曰作修舊曰新改作曰新作成公三年  
新宮災謂修飾舊廟新主也魯廟多矣不再創亦  
不必改飾舊而已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兩觀毀于火  
改作也僖公二年新作南門亦謂改作也新延廢不  
書作故公羊說是也就謂上明不如公羊乎

冬城諸及防傳曰書時非也是年秋有蜚去年大熱  
麥未告糴于齊國非其國矣而築鄆城諸城防焉得  
時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傳曰爲管仲非也魯自城耳經  
惟內事不稱國傳誤于管仲邑殺而不知殺與小穀  
具殺齊而小穀魯也時桓公方厚施諸侯豈勞諸侯  
城齊乎管子亦必不以私邑勞諸侯又可知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傳曰宋公請先見齊侯非也

梁丘去齊八百里齊桓遠來非宋往見也蓋齊魯未  
與有力焉諸侯從齊宋爲先齊盟江黃宋預謀故二  
國最親梁丘之遇桓有諂于宋故書先宋豈宋公請  
見而桓反暱就之乎

二十五年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  
用牲于社于門世俗以日食爲陰蝕陽社陰主也故  
求于陰土制水秋祀門故于社與門皆委巷之禮也  
而傳曰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青不鼓是何禮歟  
雲漢之詩曰靡愛斯牲非天災歟十月之雅非日食  
歟修省而已不聞鼓也

是年秋有神降于號之華號公享之神賜號公土田  
周史過號史闕皆知號將以此因晉將滅號而附會  
之

閔公凡三條  
元年傳曰不書即位亂故非也禮新君踰年改元朝  
正于廟即位于朝始成爲君也時閔公甫入歲內亂  
不行即位故史無書如傳言則以公稱君不請王  
命經削之夫位大寶也體元正始君父之大事也仲  
尼觀以應舞文自詭貶削豈垂世之訓歟

季子來歸傳曰嘉之非也仲尼未嘗曰我書字則嘉  
之世儒臆說耳此魯季氏之始何嘉之有  
晉獻公滅魏以賜畢萬卜僂謂萬爲盈數魏爲大名  
占其後必大此市兒觀枚拆字之語以魏後爲七國  
因而附會之故愚疑傳爲駭國時三晉人之筆耳  
僖公凡四十一條

元年春傳曰不稱即位公出非也國君踰年改元往  
年八月成季以公適邾慶父奔莒成季乃以公入立  
之冬齊高子來盟公入人矣何謂公出又曰公出復  
入諱國惡不書亦非也哀姜慶父之惡不諱而公出  
復入何諱乎然則矣而不書不朝正即位舊史無書  
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曰侯伯  
救患分災討罪非也方狄之困邢也桓公以諸侯之

救患分災討罪非也方狄之困邢也桓公以諸侯之

師觀望不進惡在其能救患分災也刑滅未聞齊以  
一旅討狄惡在其能討非也刑潰奔師乃以刑惡因  
敗為功霸者求名之計故經不書救邢書次于嘉北  
志慢也其遷也書邢還其城也書諸侯不與齊功也  
昭公十三年楚于復陳蔡經書蔡侯歸蔡陳侯歸陳  
不言楚復正與此同春秋貴至公不錄私惠後儒之  
言春秋諷五霸自傳始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邾人于榿傳曰謀救鄭非  
也七月楚伐鄭八月鄭伯在會楚師退久矣何救之  
有謀報楚耳

冬十月壬午公于友帥師敗莒師于郟獲莒挈傳曰  
嘉獲之非也季友獲莒挈公賜之費及汶陽田季氏  
之疆自此始奈何又嘉之

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夏不雨六月乃雨傳曰不  
書旱不為災非也三時不雨猶不為災乎不災何書  
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傳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  
禮非也是時諸侯從桓公伐楚蔡蔡近許許男病  
歸而卒于國也何以知之凡諸侯卒于外必書地宜  
九年晉侯卒于廐成十三年曹伯廐卒于師襄十八  
年曹伯負芻卒于師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師二  
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定四年杞伯成卒于會皆  
書地許男不地故知卒于其國也傳又曰凡死王事

加二等於是而有以哀斂亦非也春秋諸侯焉知王事  
用禮焉知等死內死外總之皆而已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曰晉來告非也告書  
不告無書為史臣例則可為經義則不可申生之死  
自縊也告則謂世子自縊縊而曰殺仲尼閔實之義  
非所告也獻公無道驕庶釀亂豈待告而後書乎

夏公孫茲如牟傳曰娶焉非也大夫娶未有書者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傳曰謀密周非也是時惠王  
欲易太子太子不得于王而與諸侯盟是齊父也諸  
侯無王命而私盟太子是要君也春秋人倫之至豈  
以要君君父為密邪與稱密愛君同謬

冬冬人執虞公傳稱晉之伐虢也圖上陽岡于卜  
僂據童謠知虢必亡在九月十月之交凡傳所載歌謠卦  
辭皆修飾傳會之辭

傳稱虞公以道假晉宮之奇諫不聽以族行日虞不  
臘矣按歲終臘取禽獸祭先祖五祀曰臘夏曰清祀  
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左丘明先秦宮之奇又先  
丘明安得預稱秦制其為後人語可知

六年夏諸侯伐鄭圍新城傳曰鄭所以不時城非也  
夫伐鄭以首止逃盟非以不時城也地名新城非城  
新築也伐鄭以夏非必城作于夏也宋亦有新城文  
公十四年為新城之會豈亦以不時城邪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謂致哀姜主于  
廟非也哀姜薨七年矣至是始禘那不稱氏與益稱  
夫人即公夫人也始歸而廟見耳吾聞以祭而廟見  
者未聞因廟見而祭者也魯禘非禮七月禘非時傳  
不達

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伯姬未聞通人書卒其故  
不可考傳不及

十年晉世子見神于狐突此因晉惠公將有韓之敗  
附會之

十一年周襄王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情史過  
知其不長世此本于賁料魯定公執玉事蹈襲之

王子帶召戎伐京師王討于帶子帶奔齊齊桓公不  
能正其罪又為之請入居齊六年歸而復有狄后之  
亂經不書傳不言其義一切以不告為例可乎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傳曰遷杞不書其人有關也  
經有關而傳不知何稱素臣或曰舊史闕也舊史闕  
而遂書諸侯凡書諸侯者皆舊史闕

六月季姬及鄭子遇于防使鄭子來朝傳曰鄭季姬  
來寧公以鄭子不朝怒季姬遇于防使朝非也夫季  
姬既為鄭夫人則宜書鄭季姬季姬既歸鄭明年九  
月不書又書季姬歸鄭傳矣也公穀謂季姬與鄭子  
謀于防使來請己胡安國謂傳公愛女使自擇配事

或然耳就謂丘明不知公穀乎  
十五年傳稱秦穆公將伐晉使卜徒父筮卦遇蠱占  
知必勝遂虜晉惠公于韓晉獻公嫁伯姬于秦使史  
蘇筮遇歸妹之睽并懷公死高梁事皆見于蘇凡傳  
載蘇解類類漢焦贛易林與經不合著策老變亦後  
世筮家之法不見于經世儒據左解易左實未知易  
也

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傳曰風非也風則凡鳥皆  
退何獨六鷁耳書誌異也

冬十一月乙卯鄭文公殺其世子華不書傳不言其  
故按七年甯母之會華背君父賣國當誅故不書不  
詳莫大乎是聖人蓋亦不欲稱之傳不及

十九年衛旱上有事于山川不吉甯速曰周織克股  
而年豐請伐邢師出遂雨豈其然乎此因衛將滅邢  
附會之

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逼王室經不  
書傳不言其故願稱平王初年幸有適伊川見被髮  
祭于野者知百年後有戎是舍明法而譚隱怪也

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杞子卒傳曰書子杞夷非也夫  
杞神禹之裔始封陳陶雍丘何得為夷豈東遷近徐  
淮遂變先代之舊乎必不然矣又曰不書名未同盟  
尤非也諸侯同盟卒而名者不可勝數也既告卒

焉得不通名不同盟告則不名于義何取有之亦衰  
世之禮春秋不由也

二十四年王以狄人伐鄭富辰諫王引詩小雅常棣  
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非也按詩序天  
保以上皆文武之雅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作禮樂  
常棣其燕兄弟之樂歌也召穆公相宣王當周未詩  
次江漢常武開馬得與天保采薇同什傳或于周公  
殺管蔡之說而國語又謂為周公作無卓識可知豈  
丘明而若此歟

鄭殺子華之弟子臧是九年內殺二子也不書傳不  
言其故初子華許子滅奔宋是同甯母之謀者有罪

當誅子華不書故子臧亦不書傳謂其好聚醜冠不  
哀自災非也一冠何遂殺身而君子尤之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無傳殺大夫非無故何以無  
傳正坐不知耳

晉重耳納襄王誅叔帶王子之陽樊温原欒茅之田  
不書非以不告可知也傳不及

二十六年齊人侵我北鄙傳稱魯使展喜犒齊師受  
命于展禽辭稱周公太公老生常諱耳師何以遂得  
寢齊知魯有備非以辭也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傳曰用夷禮故曰子非也杞  
聖王之後也以其東邊遂為夷則齊魯不在東海之

濱邪凡傳云用夷禮則貶之說皆非也豈有中諸侯  
而甘用夷禮者歟必如傳之說用夷禮而為中諸侯  
者多矣仲尼何以獨責杞子邪

傳稱子犯治晉始入教民二年欲用之曰民未知義  
於是乎出定襄王民未知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民未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然後用之出穀成

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此言非也重耳以魯僖  
公二十四年反國二十八年救宋與楚戰于城濮使  
德五載補葺枝梧朝不及夕孔子謂善人教民七年  
僅可即戎子犯之教抑何速化也夫納王非教民之  
事伐原非建信之舉重耳殘忍刻薄焉知禮義信禮

臣訟以四君而假定王以明義備曹衛以開楚而借  
伐原以市信要盟會以召王而託大蒐以習禮所謂  
不能三年而察總小功也上好禮義信則天下禮負  
其子至豈僅博一職之利乎道塞塗說以獎勸功曾  
巨明而持此論歟

楚子玉治兵于蔿孫叔敖父為買向幼料其必敗此  
因明年子玉死于城濮附會之也傳意在屬辭每事  
必擬先兆以為前後聯絡之法與經義無涉  
二十八年四月晉敗楚師于城濮傳稱晉侯夢與楚  
子搏楚子伏己而暨其腦子犯占謂楚伏罪晉柔之  
又子玉為殽弁玉纓夢河神求不與遂及福皆迂誕

無稽

五月晉盟諸侯于踐土傳稱王來會踐土享重耳醴  
命為侯伯錫弓矢車服桓桓虎賁皆不書傳不言  
其義夫使春秋而榮晉則此類宜無不書者不書則  
仲尼于晉可知而傳過為揚誦非也

踐土之會王在不書諱也諸侯朝王不書以晉召王  
而朝不足書也書魯朝以君舉書也非以朝王也春  
秋之義了然傳皆實質爾

冬天王狩于河陽傳謂為明德非也重耳何德春秋  
明之以臣召君猶謂德豈巨明而悖謬若此歟

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傳稱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  
子享成公祀相以帝丘本顛頊之墟夏后相之祖  
附會之奪享似沙門因果語何當以解經

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傳稱柩出將有聲如牛卜偃  
使大夫拜曰君命將有西師過擊之必大捷因明年  
敗秦師于殽附會之謬罔尤甚

三十三年秋後齊傳曰因晉喪非也中原無歲不皆  
秋重耳在而秋滅衛其亦晉喪乎

晉胥臣使過冀見冀缺稱其妻懿之敬相待如賓與  
之歸而言諸文公曰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  
則也君請用之按此論語孔子教仲弓語後人蹈襲  
甚明

文公凡三十餘  
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稱公孫敖聞叔服能  
相人見其二子叔服曰殺也食于難也收于此為入  
年公孫敖奔莒死于外而附會之

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  
垂隴傳曰書士穀其事非也大夫書名常耳是役  
也以諸侯伐衛士穀為將縱不堪事其弗名乎

丁丑作僖公主傳曰書不時非也是年冬大輸將驪  
僖公于閔公上別作主書通祀也僖公葬已十月矣  
非今始為主何謂不時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禮無不順宋  
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殺  
親而先帝非也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  
侯公廟設于私家由三桓始耳自成王以王禮祀周  
公其後嗣郊天禘祖天子傷之故修春秋世備不達  
春秋以宋郊為天子之事守本傳祖帝乙之意宋雖  
後殷而鄭非後周也并以祖厲王為上祖世備因謂  
諸侯大夫都家皆有祖王廟若是則魯郊禘非簡周  
公不衰矣魯頌詩誕季孫行父史克從與為之夫子  
廟魯風存魯頌所以詩也非以魯頌為禮也諸侯祀  
天祖天子至也等也反以先尊後親為禮曾是大明  
而謬戾若此歟

而謬戾若此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曰卿不書為穆公故  
尊秦謂之崇德非也德雖三五春秋不崇何也春秋  
非頌德之書也而奚數于秦穆卿大夫書人者多矣  
何獨於此為尊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謂君即位修婚娶元妃以奉  
桑盛謂之孝非也夫君娶誰不納幣者而不盡書豈  
皆為不孝乎僖公以前年十二月薨猶在兩期之初  
議婚非禮書以志急欲也

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以弔如同盟為禮非也同  
盟赴名傳之例耳非經義也程泉之盟謂王人即子  
虎亦傳聽度耳非經有明據也王官與諸侯同盟者  
多矣何獨卒一子虎其魯之私交歟弔則書非為同  
盟也

夏秦人伐晉傳稱晉人不出秦取王官封殺尸而還  
楚霸西戎以用孟明故非也夫孟明三敗博一勝得  
不補也而是役也晉堅壁清野秦師空還何足以雪  
三敗之恥穆公稱霸已在定夷吾納重耳之時不待  
取王官之後矣豈孟明之力歟

秋雨益于宋傳曰墜而死非也死則不為災不書謂  
益飛而下集如雨之多也

四年逆婦姜于齊傳曰卿不行貴聘而踐逆非也與



前書納幣皆志公之急欲也

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尾傳曰公後至故不敘  
國與人選不敘非也後至不敘世儒尊霸之例春秋  
賤霸蓋盟豈以後至為諱書諸侯晉大夫惡晉以臣  
盟君也豈為其避不敘乎

按傳晉襄公卒在六年秋秦康公送子雍令狐之戰  
在七年夏是時趙盾始立靈公晉經年無君乎既  
稱先蔑如秦逆子雍且至又稱先蔑將下軍敗秦師  
豈晉有兩先蔑乎先蔑既敗秦又奔秦皆不可曉傳  
之紙漏如此

八年春晉使解揚歸衛匡戚之田與所取封公壻也  
之地皆遷之趙盾新政以此睦諸侯告可知也而經  
不書小惠近名不足錄也傳為趙盾揚厲耳

乙酉公子遂會齊侯于暴傳曰書公子遂珍之非  
也受盟于戎何珍之有慶文出奔亦書公子豈賊臣  
亦珍之邪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傳曰書皆以官皆  
實之非也宋昭公欲盡去登公子而以子印為司馬  
昭公嫡母襄夫人率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大夫  
司馬皆非端人司城者涉意諸也出奔未幾而求復  
遂及于禍亦不知止者此二人為足貴歟

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傳曰楚不及楚師故諸卿不書名以懲不恪非也春  
秋書人多矣無此例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春  
秋之事同盟則為君天子立而求諸侯盟春秋傷之  
傳者以為當然爾

楚范巫高似知楚成王子玉宜申皆將殲死其後成  
王果遇弒于玉死城濮宜申謀弒穆王見諫巫言禍  
福有之而未必中即于經吳取傳巫稱之多類此  
十二年正月鄭伯來奔傳謂鄭世子以邑夫鍾離却  
奔魯公以諸侯禮逆之故書伯非也此鄭君避難奔  
魯耳豈有子叔其父以土地獻他人而仲尼反進稱

春秋非左卷上

伯者乎

子叔姬卒傳曰不言紀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然則  
何以稱子從父之義傳不及

十四年春頃王崩不書傳謂王室有王孫蘇之難不  
告故不書懲不敬也夫天子崩宜待告然後書不告  
不書是喪亦不書也如是則不敬在魯又誰懲且所  
謂懲者其舊史懲之乎其仲尼懲之乎舊史懲之不  
可以論春秋仲尼懲之當時告不告仲尼不知也天  
子崩不下告不為不敬今不以諸侯不奔喪為不敬  
而以王不告喪為不敬則何以不書周不告  
魯不會故史無書經亦無書也而魯之不敬可知也

魯不敬懲魯可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傳稱周內史叔服占曰不  
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此為宋狄昭公齊狄懿  
公晉狄靈公而先附會之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貴之非也按華  
孫華督之孫督弒君而其孫猶為司馬蓋昭公之黨  
也國亂自託于魯仲尼之不貴此等人甚明也

夏曹伯來朝傳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  
制非也夫朝者臣見君一諸侯五年一朝天子無諸  
侯自相朝之禮五霸強僭始朝同列故小國來皆書  
朝史文也經因之直也後儒遷就其說謂諸侯世相

朝此在齊魯比鄰猶可若盡千八百國皆然日亦不  
足矣况五年而再乎傳為晉朝諸侯地而不知其謬  
也

單伯至自齊傳曰貴之非也按單伯奉王命為魯請  
叔姬于齊齊人執之以晉故然後得釋至魯也反以  
為貴豈不謬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隱傳曰諸侯會公不與不書  
諸君惡非也夫五霸假會盟皆諸侯春秋未嘗以盟  
為善也豈以不盟為惡甚遠仲尼之意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傳曰討其朝魯齊討有禮謂  
之反天非也伐曹固齊之罪朝魯亦非曹之禮

春秋非左卷上

十六年冬宋人弒其君杵臼按傳襄夫人使昭公田

孟諸將殺之公知之載其實以行誘意諸請公出奔  
公曰不能于其大夫祖母人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  
右而死非也蓋是時昭公欲逃而不克賂左右而不  
得免耳又謂襄夫人使誘意諸去公意諸對曰臣之  
而逃其難若後君何遂死之亦非也意諸八年奔魯  
十一年復求歸歸六年而難作鄭夫患失死非其志  
亦不得已耳又曰書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尤非  
也春秋明大義雖以桀紂之虐湯武不能掩放殺況  
其餘乎君弒矣猶數其罪以謝亂賊春秋無是也然  
則何以名其君蓋事已至此謂之不諱惟明惟允惟

審惟直以告諸天下後世而已矣為君而若夫已氏  
者何以弗別也故名以別之不獨名一杵臼耳  
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傳稱遂歸言齊君語倫將死  
因明年商人遇狄先附會之

十八年春齊懿公將伐魯有疾醫言其將死魯聞其  
來伐使楚丘卜惠伯令龜楚丘知公與惠伯亦將死  
此因懿公過弒魯文公堯襄仲殺惠伯先附會之  
宣公八月二十六條

二年秋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傳稱孔子曰趙盾古之  
良大夫為法受惡非也傳言靈公無道趙盾驅諫至  
盾所以出奔與趙穿弒君之故不詳第云趙穿攻靈

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反竟不言宣子何以出穿攻  
公何以正當宣子出時也聞君死即反反不討賊其  
何辭以解故書趙盾弒君實錄也不然弒君可以誣  
良大夫乎既弒君又稱良大夫是非不類倒乎至謂  
趙盾乃免則愈小人之腹矣故世傳實備之例君子  
無求備豈春秋而為申商乎

三年晉伐鄭及鄆鄭及晉平不書傳不言其故蓋是  
時晉趙盾弒君專國晉政卑矣楚莊王賢而修政故  
楚事詳晉事略傳不述

楚子伐陸渾之戎傳稱王孫滿實楚子問鼎非也過  
周郊問九鼎其誰不怨遂以蔽楚子之罪未見其允

楚子伐陸渾之戎傳稱王孫滿實楚子問鼎非也過  
周郊問九鼎其誰不怨遂以蔽楚子之罪未見其允

陸渾害王至為晉私人楚子伐之王使勞之蓋德之也故其書法甚堂堂反以為罪案戎者不罪而伐戎者罪之可乎

傳謂鼎象物使民知神姦魁剛兩莫能逢之非也昔禹鑄鼎以象九州書典則以遺後昆如後世勸廟器銘盤孟錫刑書之類豈為知神姦乎既云協上下承天休又何神姦之有左氏所以好語怪也

傳謂鄭穆公母燕姑夢蘭生穆公事或有之至謂穆公有疾刈蘭而公遂卒則誕矣此因穆公名蘭附會之

四年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曰凡欲稱君者無道也稱臣之罪非也果若此其君無道其臣遂免于罪乎願天下安得有道之君而弑之甚矣其言之謬也

鄭靈公遇弑國人立子良子良辭立子堅是為襄公按讓國美名也春秋諸侯子弟讓國者多矣如鄭子良宋子魚曹子臧吳季札楚子西衛子鄧之類皆不書何也五霸詐力相尚父子兄弟相傾智者視其國如履薄其讓也皆利害之私情一身完名而禍延累世春秋不貴也傳不及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傳曰不與謀凡師出與謀日及不與謀日會非也經書會多矣同伐同盟皆稱會是役也公夏往秋歸焉得不與謀凡傳例之無端類此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傳謂晉人以公久不朝不與盟故諱不書盟非也不盟何足諱晉人止公賁賂乃盟故諱也傳甚貴盟未知春秋本盟盟也

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謂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雨不克葬也非也夫送死大事不夙戒而因雨廢其禮甚矣傳以不克葬為懷親則無雨克葬者皆為忌親乎禮雨活衣失容廢者如諸侯朝見之類倉卒失備若葬卜

日皆備矣何有于雨若日可易何必卜禮不違卜筮不犯日月敬嬴庚寅日中定公戊午日辰違卜皆慢也何得謂禮被疑疑而筮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踐之

城平陽傳曰書時非也是時冬十月夏正八月也八月城陽得時前此六年僉七年大旱是年葬敬嬴早無麻用葛練歲儉可知而城陽得時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治傳謂孔子引詩民之多辟勿自立辟讓之非也陳靈公君臣淫洩治進諫聖人何為讓之與讓齊鮑牽同諍皆非孔子之言

冬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傳稱鄭伯敗楚師于極勞經不書是春秋未嘗專重晉鄭也傳知有晉而已

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傳曰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公卒而逐之非也按魯成公十七年齊靈公始命崔杼為大夫是後此二十五年也魯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君後此五十年也計齊惠公時崔杼尚孩豈遂擢君寵高國乎崔氏世卿何止一杆而傳之說漏如此又曰書崔氏以族來告亦非也春秋大夫出奔多矣如以告豈崔子獨氏而他人皆名乎告大夫無不名者書崔氏挈族行耳崔氏去齊崔杼不知以何年反傳亦不詳

楚子伐鄭傳曰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此晉人之功不書是春秋未嘗專與晉也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鄭子家之棺逐其族子家即歸生也故四年書鄭歸生弑君此國人公論而傳謂事由于公故傳強難信信理可也

十一年楚子納公孫重行父于陳傳謂有禮非也二子淫惡德應以止君既不與微舒同誅又從而納之何謂有禮

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傳謂歸父見齊晏桓子而稱魯樂高固知歸父將以此因魯將逐歸父先附會之

十五年晉城赤狄潞氏傳稱晉侯復立黎侯而違黎侯即詩所為賦旄丘者也不書傳不言其故

夏秦人伐晉傳稱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秦武士杜回初顆父犖病且死欲以所愛妾殉顆不從及輔氏之戰妾父化為鬼物結草于路以亢杜回獲之夜見夢于顆此沙門因果語豈仲尼不語之教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傳不詳其事按此大夫與大夫會之始烏可無傳

冬螽生饑傳曰幸之非也春秋書饑三皆窘急故書傳曰幸之竊所未解

晉使趙盾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為魯成公八年晉殺趙盾先附會之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傳曰人火曰天火曰災非也焚即是災何分天人

十七年晉與諸侯為斷道之會傳稱卻克以齊婦一突之恨親齊使苗賁皇為說于晉侯免之語與哀公十二年子貢為衛侯說吳太宰嚭語相似修辭熟套也

冬公弟叔肸卒傳曰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日公子不在日弟凡稱弟皆母弟非也按禮其母于父同母得稱弟而異母不得稱弟是重母輕父也父死禮亦稱公子則無此例也

錢桂笙校字  
陶炳照覆校  
楊介康續校  
李心地續校

成公凡二十八條

元年三月作丘甲傳不詳其法若使上明作傳此類自當了然

二年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傳謂衛伐齊非也新築衛地也衛師未出境與齊戰何為伐齊蓋齊伐魯乘勝伐衛戰于衛地也不書齊伐者蒙上伐我之文戰于新築則齊師過魯入衛境矣

十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傳曰不名國盟也于

是乎畏晉而與楚盟故曰盟盟非也十國大夫而皆名則盟矣他會皆然何獨此為盟晉畏非春秋所諷也是會也楚其王幼不行陳蔡二君亦幼乘楚子戎車不書陳蔡未與盟也傳謂乘楚車為失位故不列于諸侯皆鑿說也

晉敗齊師于鞏齊使賓媚人賂晉曰五霸之霸也勤而無之按成公時去桓文未遠也五霸尚未終不應豫稱五霸此為後世語甚明杜元凱遠引夏商豕韋昆吾等解終不悟傳之為後人作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定王與之宴而私贈之且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夫周自平王東遷其威令不及魯衛之君以禮假人不知其幾獨為此說就無是也三年楚歸晉智罃楚其王問罃何以報我罃對曰與重耳對楚成王語雷同修辭熟套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息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傳曰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位居三孫子于衛為上卿誰先對曰次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上卿當大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古之制也晉為盟主宜先而午盟晉丁未盟衛傳以為禮非也禮序昭穆衛文之昭而晉武之穆也序爵良夫上卿而荀庚下卿也

春秋非左 卷下

宜先衛今舍周班而較叔季之強弱豈禮歟孟子敘

周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中下士亦五等故書言列爵惟五五禮五玉五器唐虞時已然矣齊未有過五等者漢博士作王制因襲傳語則是五等之中又有中卿下卿上大夫共八等豈古之制歟

晉作六軍不書傳不言其故唯天子六軍晉作借也凡諸侯僭亂之事經不毛舉言不順也惡極于弑君亡國包舉矣傳不達

四年公如晉傳稱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知晉侯必不免為後十年晉景公死附會之

五年晉放趙嬰于齊嬰夢天神索祭祭之明日見放故免于死此沙門誑愚俗語也

六年鄭伯如晉拜成投玉過于糧東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為是年六月鄭悼公卒附會之

取鄭傳曰言易非也經書取多矣其皆易邪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樂書師伐鄭傳稱鄭使伯錫行成晉人殺之書執鄭伯而不書殺伯錫豈亦以不告與傳不言其故

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按傳鄭伯之見執也鄭公孫申謀曰我別立君以示不急晉必歸君遂立太子髡頭晉人果伐鄭而歸鄭伯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與弟叔禽皆不書夫急君難而故棄之是以君微倖也因夫人謀得歸而又殺之是諫有功也鄭既有君而後歸君是歸不為德也事皆反覆傾險不可以為訓後世有用此立功其得禍亦相似始知春秋應遠讓深非聖人不能作故曰言之必可行傳不及

丙午晉侯齊侯晉景公疾趙盾趙盾之祖為厲也公夢疾化為二豎伏脅背之間小臣夢負公升天而以為殉皆附會不經之譚凡春秋書事據實而已未嘗為隱語也是年五月晉景公將伐鄭而病立太子州蒲為君以會諸侯伐鄭

春秋非左 卷下

父在子立父將死而子預外事皆非禮也然亦晉侯此類皆不待貶自見也何事于隱語乎

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傳曰凡自周無出非也夫經既書出奔矣又云無出變幻譎張敗後儒穿鑿之例皆此類也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傳稱將事不敬孟獻子知卻氏以一人容止決一族之禍雖聖知不及此因晉將誅三卻附會之獻子如周則對康公以成肅公受服于社不敬亦料其將死果死習誕成套甚可厭也

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非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亦非也前書叔孫後蒙前文耳尊君則書族尊夫人則不書于義何居

十五年晉三卻謂伯宗及樂弗忌殺之伯州犂奔楚經不書傳不言其義凡殺大夫未有不書者如以不告為例他大夫書未必盡因告舊史備不備耳

鄆陵之戰敘事支離士燮佐中軍業已為將而職惟恐勝是豈人情益因三卻將敗晉政將衰而附會之其實晉臣無此讓量也晉侯筮遇復繇明言射楚王中目魏錡夢射月退入泥戰死皆因事附會之兩壘相拒必非甚通伯州犂登車望晉軍何了然也臨陣矢石交接楚子以弓問卻至卻至免胄從容致辭

學鍼執榼飲子重子重飲而復鼓皆誇飾之說說也十七年鄭子駟侯晉不書衛為晉侯鄭則書鄭與楚盟楚成鄭不書晉伐鄭則書春秋不直晉鹿然豈得謂屏楚而專晉邪

齊靈公母嬖孟子私慶克鮑牽言于朝公別之傳謂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藿能衛其足此謂笑語不似聖人法言與譏陳大夫洩冶同謔

春秋非左 卷下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擊卻至十八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曰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殺大夫非也有如民與卻氏胥童不道君為亂不書殺大夫將何書乎經無此等例

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傳曰棄命專殺以殺叛故非也傳意以書名為有罪之例不知陳大夫洩冶衛大夫孔達皆名又何罪乎後儒記禮遂以殺大夫為義皆傳誤之也

楚子鄆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曰入以惡曰復入非也魚石以宋臣逃楚復入于宋文義自爾何必為例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傳曰拜朝也君子謂晉于是乎有禮非也魯君無歲不朝晉晉不加禮諸侯朝晉大夫報聘何禮之有凡傳之尊晉類此襄公凡五十八條

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非也按彭城本宋地後併于楚而時尚未定屬楚也去年夏楚子伐人之今年春晉遂圍之其不當書楚甚明也何謂追書非宋地而經書語乎或曰春秋書邑皆不繫國此繫宋何義也曰不繫國者如盟會于某地之類若攻圍未有不繫國者昭公二十一年書宋華

春秋非左下

四百三十一

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繫宋又何例乎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邾子來朝傳曰禮也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傳又曰禮也皆非也夫以天王之喪諸侯不奔而友邦私相朝聘春秋之義了然謂之禮豈不悖哉

二年傳曰齊侯伐萊萊人賂齊寺人夙沙衛以素牛馬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非也夫諸侯之為靈者非一君招權納賄者非一臣其秋君塞國皆以賂免其多干晉何獨于齊發此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傳稱季文子取成公母穆姜之櫬葬之謂之非禮且曰衛姑成婦逆莫大焉引

詩其維哲人順德之行哉之夫魯以千乘之國豈之一饋用于婦未必遂虧于姑此細事何足以定季孫之不哲何遂為莫大之逆季孫逆與不哲不專在此四年七月戊子夫人姜氏薨傳稱季孫用穆姜之櫬葬為櫬曰多行無禮必自及意謂季孫用穆姜之櫬葬齊姜人亦用其櫬以葬定妃夫七尺之木何遠當無禮之及其論偏曲多類此

冬公如晉傳曰聽政因請屬部以助魯之賦晉許之按諸侯于晉有常貢子產壞晉館垣以納車即貢幣之車也其賦重故魯請歸為助晉許之八年公復如晉聽朝聘之數是晉受諸侯朝貢無異天子而傳以為當然可怪也故愚謂傳本晉人作耳

是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穀救鄆使邾邾人敗之于狐貽死者多邾人不備凶服至壘以逆喪則其敗邾已甚不書也傳不及豈亦以不告耶

五年王使王叔馘戎于晉晉人執王叔馘士筋如京師言王叔馘于戎也夫天子之卿士有天子在晉焉得遂執之此其託辭助戎辱天子故不書為王諱也春秋之義忠厚如此傳不知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傳曰君子謂楚其王于是不刑非也王夫執政貪以蒙誅雖無盆水加劊之禮亦賢于自耶寵賂之章晉六卿貪饕不法所以也謂此不刑刑將安施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祀伯姑容卒傳曰始赴以名同盟故非也初桓公十二年盟祀侯于曲池比卒亦不名魯祀婚姻何必同盟春秋無此例前所以不名者世遠史闕也

八年正月公如晉傳曰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夏季孫宿會晉侯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傳曰命朝聘之數夫諸侯朝貢天子乃有常數東遷以來未聞諸侯貢則也五霸主盟未聞率諸侯貢王也此晉責諸侯朝聘於晉耳傳修諱之不以為僭豈春秋之義與又曰大夫不書晉侯也夫晉已侈矣何為

春秋非左下

又尊之公如晉鄭伯會而公不與獨與季孫卑君而重臣是教季孫無君也春秋惡晉何為反尊之九年春宋災傳敘宋諸臣救災事甚詳張問陶失火何至舉國張皇晉士弱謂宋居商丘為火正開伯之墟是多火災他謬之謂也

夫人姜氏薨傳稱姜以僑如之亂徙東宮筮卦遇隨引易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孔子乾卦文言名理與姜氏焉及此況姜之徙在成公十六年孔子尚未生也既贊易作文言距姜徙時已八十餘年姜安得此語而先稱之則傳之為後人作甚明也宋歐陽頤頤謂文

言用穆姜語楊儀因詆元者善之長為害道宋元晦謂古有是語穆姜與孔子皆引之宣誦文言終不敢讓傳退孔子遷就左丘明千古耳食賢愚共蔽可笑也

是年秦侵晉不書史不備也傳謂秦使士稚乞師于楚以伐晉子襄曰晉官不易方舉不失選六卿相讓晉不可戰事之而後可此非子襄之言傳譽悼公之言也是時晉楚交構晉招吳撓楚楚連秦晉吳近而許秦遠而闕耳謂子襄辭秦非也

獻之盟襄公歸自晉晉悼公宴于河上問襄公年對曰十有二歲矣晉侯命之冠季孫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行及衛冠于成公廟夫衛去魯近矣不歸懸于廟而假備鄭國傳以為禮非也禮諸侯未冠除喪入見天子天子賜冠服于太廟歸設奠賜服于斯

季孫為此悅晉耳何禮之有

傳稱晉悼公能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非也三駕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魏兵于鄭東門鄭服也晉悼公之世楚共王當國子囊為政晉楚爭鄭鄭以犧牲玉帛待于二境楚來從楚晉來從晉牛首之役鄭方從楚晉以諸侯救之遇楚師不敢

春秋非左下

戰而退十一年六月晉以諸侯師于阿圍鄭七月鄭人受盟于晉楚子囊以秦師伐鄭鄭使夏石與許人盟于晉楚子囊以秦師伐鄭鄭使夏石與許人盟于晉楚子囊以秦師伐鄭鄭使夏石與許人盟于晉

十年諸侯會于相傳稱齊高厚相太子光不敬士莊子知高厚太子光皆將不免此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光遇弒附會之也不敬不免遂成通套

宋公享晉侯以桑林之樂晉侯見舞師題旌夏懼遂疾卜桑林為祟辭而愈意謂桑林股先王樂宋所以專神故為崇怨甚矣

有禮非也無故滅人國存人君而以居族為禮是何禮與其為晉人文惡如此

楚公子負鄭公孫輒帥師伐宋遂侵魯運克蕭孟獻子曰師競已甚鄭其有災其執政之二三士乎此為鄭尉止將殺子耳子駟子國附會之春秋師競者多矣何獨知此有災乎

楚使鄭人侵衛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云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遂追之而獲鄭皇耳亦附會之諱

冬成鄭虎牢傳曰書成鄭虎牢非鄭地言將歸焉非也蓋因二年冬成之會書城虎牢不繫鄭遂謂仲尼不以虎牢與鄭謂虎牢為華夷之防也夫堂宇之閉以限華夷諺矣况天王既子鄭仲尼焉得奪之且何待仲尼後歸之也不書鄭則為奪書鄭則為將歸世儒以為天子之事云爾而其誣仲尼亦已甚矣蓋晉悼之季中原擾攘諸侯無歲不役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書成傷之也奈何更修諱之

十二年冬公如晉傳曰朝且拜士斷之辱禮也非也

春秋非左

晉以諸侯朝于諸侯晉以大夫報諸侯之朝而又往拜其辱此足恭何可為禮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傳以孟獻子書勞于廟為禮非也襄公十一年魯從晉會諸侯于蕭魚鄭服于晉與魯何預十二年夏晉士勛來聘秋公如晉報之碌碌奔走為人役耳無勞可書仲尼豈以是為禮

夏取郟傳曰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非也狄人入衛衛遂以遷則地亦入也凡傳之例皆無端強作

傳稱晉侯蒐于綿上士句辭中軍帥讓于荀偃六卿皆讓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皆非也夫晉六卿之不相能久矣明年伐秦卿帥不睦諸侯不睦為遲延之役以至樂滅死敵樂屋逐士執自是以後諸卿日侈遂底于亡而曰晉國以平數世賴之非妄語耶

冬城防傳曰書時非也防滅孫氏之私邑大夫城私邑書以諱之非為時也時則不書

楚子囊請歸鄭良霄曰使歸而恐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不猶愈乎此為三十年鄭人殺良霄附會之

十八年晉荀偃將伐齊夢與晉厲公訟不勝厲公以戈擊偃首陸地偃奉以走問于梗楊之巫巫夢亦然

偃果死于伐齊之役此甚怪誕不羈非不語之教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傳稱晉師曠云不書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此術士風占之諱

十九年傳稱晉伐齊之師運荀偃疽發于首目出口際以其未卒事于齊也樂盈撫尸誓之乃瞑受合此為是年晉欲再伐齊附會之豈弒君之賊而急公事若此與

焉知悔悔而求復則公孫劉在位六年矣又納衍將何以處劉是明教其子弒君也何悔之有

二十一年晉會諸侯于商任傳稱齊衛二君不敬叔何知皆不免此因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劉附會之

二十四年王城大水齊人城郟是時齊方背晉欲市德于周春秋以為齊事耳故不書傳不及

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洹淵傳曰趙武不書尊公非也是役也晉人驅衛田以與孫林父皆皆惡之不名史闕也且書人何必盡大夫苟大夫也君前臣名不名尊公於義不類

衛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齊侯鄭伯為之請不釋衛侯納其女于平公乃釋之皆不書春秋于諸侯貪淫敗禮除弒逆會盟征伐外不毛舉寬仁博大之至也傳不達

鄭簡公與齊景公同如晉為衛獻公請既而得釋鄭伯歸復使子西入晉謝傳稱其善事大國夫以晉侯之貪淫而鄭為足恭何善之與有

二十七年晉楚諸大夫會于宋為弭兵也楚令尹子木欲表甲赴會伯州犂不可子木曰苟得志焉用備伯州犂知子木不及三年必死此為明年子木卒附會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謂季孫以君命命豹曰魯視邾滕豹盟視宋衛不背族以道命故非也豹不族諸大夫亦不名皆蒙前會于宋之文耳事同人同故省如豹以違命諸大夫何以乎是盟也楚人先歃傳謂書先晉晉有信亦非也晉長于諸侯舊矣禮不以新開舊終春秋未嘗以楚先齊晉非獨此耳

二十七年鄭伯卒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等七人從趙孟使各賦詩觀志立諱之頃決七子先後存也何嘗應也伯有從君樂賓而歌君無良其喪心乎此請居下流而取惡歸焉者也與二十九年季札觀魯樂

春秋非左



皆非實錄

二十八年魯梓慎以歲星過次淫于子知宋鄭伯與  
神龜以歲星過次占周楚君為是年八月早大寒  
明年天王崩楚子昭卒附會之

蔡侯朝晉歸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知蔡侯不允  
曰淫而不父恒有子禍此因三十年蔡世子弑君附  
會之子產焉知其將淫子婦也

宋之盟晉楚之屬諸侯交相見也是年宋公陳侯鄭  
伯許男皆如楚不書然則朝楚與朝晉等耳皆不足  
書也春秋未嘗以朝楚為事夷狄可知矣如以中國  
事夷狄雖外諸侯未有不書者傳不達

鄭伯使游吉聘楚及漢楚辭鄭伯親往游吉謂楚子  
貪昧淫亂將死夫春秋諸侯誰非貪昧者此因楚子  
將卒而附會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傳曰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  
未書禮也非也靈王崩後二十有二日聞赴始書經  
據史耳天子幾不赴不書于禮何居經存其誤以志  
不恪也不書葬見魯之不會也傳不達

公如楚傳稱公過鄭鄭良霄迎勞公不敬穆伯知良  
霄必有大咎此為三十年鄭殺良霄附會之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非  
也每歲首公在不書朝正公在不何必釋不朝昭十  
也春秋非左下

六年正月公在晉亦不書知此非為不朝正也為楚  
止公送葬強公秘書以甚楚耳

城祀之役齊高止宋華定與晉荀盈相見司馬侯相  
禮知二子不免為是年秋高止出奔燕昭公二十年  
華定出奔楚附會之

吳季札聘魯知叔孫穆子不得其死因叔孫有豎牛  
之禍先附會之諱詩觀樂而知德之隆晉國之興也  
如燭照果爾札賢于仲尼遠矣仲尼學琴師襄在齊  
聞韶須以時月而札立諱懸解豈有神慧邪札聘在  
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正樂然  
後雅頌得所札先五十九年觀樂雅頌次第一一胎

合其為後人附會甚明也世以傳出巨明被而不察

耳  
三十年五月宋災傳云或叫于宋大廟曰諸請出出  
焉嗚于室社如日諸請甲午宋遂災委巷之諺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傳云不稱  
大夫言自外非也非大夫則已荷大夫也豈以外入  
削之蓋上書鄭良霄出奔後入下不得更加大夫尋  
常文義以鑿失之

冬諸侯大夫會于澶淵宋災故傳謂魯叔孫豹在會  
不書以賤宋諱非也伯姬魯女魯自賤之七月叔弓  
已先如宋澶淵之會實不與也

三十一年叔孫豹自晉歸告孝伯曰趙孟詵將死  
又以孝伯語益偷知孝伯亦將死為是秋孝伯卒明  
年趙孟卒附會之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官傳謂公自楚歸作楚宮穆  
叔謂公欲楚矣必死是官六月果薨皆附會之說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傳謂滕成公情而多涕子服  
惠伯料其將死為後三年書滕子卒附會之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告適晉欲朝晉而畏楚稟命耳  
傳以為禮何禮之有

晉人弑其君密州傳謂密州已立其世子展與廢之  
展與因國人弑父書晉人言罪在密州非也子秋父  
宿云罪在父豈春秋之義

昭公凡五十五條  
元年諸侯之大夫會于蒙趙孟過維泗王使到定公  
勞之指洛水嘆禹功以獎趙孟趙孟曰吾儕儉食朝  
不謀夕劉子歸諸王曰趙孟不復年矣是年冬趙孟  
卒夫朝不謀夕人之恒言何遂當死此附會之尤謬

秋莒展與出奔吳傳謂展與奪莒公子之秩羣公子  
逐之立其弟去疾君子謂莒展之不立以棄人非也  
試父之子雖不棄人之秩得長世乎傳言偏蔽類此  
鄭子產將放游楚于吳問于游吉對曰周公殺管叔

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按周公遺兄弟之誘  
遜位居東二年成王殺管叔公實不預詩書具在可  
考也而其証起于古文蔡仲之命書有古文亦猶傳  
之有左也傳又取微馬是以極微証耳

二年韓起聘于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君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夫  
易象作自周公是也春秋是時猶魯史耳孟子云魯  
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一也何國無史春秋能重  
魯平不經聖裁周公其衰矣何德之知此後人因孔  
子推重春秋甚明也

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平公姜少姜葬晉張趙與晉  
如火中將退矣齊晏平仲與叔向言陳氏將有齊叔  
向亦數晉公室將卑夫與外臣言而揚國惡非禮也  
三子必不然傳欲附會先見適以彰其薄耳

四年秋楚子帥諸侯之師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稱  
慶封辱楚子蓋緣飾之辭其實慶封亦一義舉也  
經以討賊及之傳不達

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傳謂叔孫豹死于家臣豎牛  
之手與庚宗婦人遇而夢天壓已豎牛其事甚怪又  
稱穆子初生父莊叔筮遇明夷之謙卜人楚丘預知  
有豎牛皆悠謬之譯也

楚子求婚于晉晉使韓起叔向送女于楚楚子謀則  
韓起宮叔向欲以辱晉適啟疆止之夫晉女于楚便  
二卿送之其事楚備矣新婦而辱人使何為此惡楚  
度橫而甚之事未必有

六年鄭子產鑄刑書晉士文伯曰鄭其火乎火未出  
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為是年六月鄭遂火亦附  
會之謬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謂燕與齊平非也誤蒙前  
齊侯伐北燕為一事遂云燕人歸燕姬路以瑤瓊玉  
學本他事牽入誤也春秋惟魯省國書及定公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道盟  
皆魯及也正月暨齊平三月叔孫婁如齊池盟與十

一年書法正同若齊伐燕與之平當云暨燕平何為  
反主燕而暨齊乎是時昭公善楚娶于吳齊長魯求  
平魯暨之平耳時公將如楚故使叔孫往盟傳之無  
稽妄說如此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晉侯問士句誰當之對曰衛君  
魯上卿為是年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附會  
之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遂以成邑與之失地不書此正  
所謂非公命者也傳反不及

鄭子產聘于晉晉平公有疾夢黃熊入殿子產曰鯀  
也此術士厭魅之譚子產既知人道邇豈作此解又

春秋非左下

九

百八十五字

鄭伯有死見夢曰王子將殺我帶王寅殺公孫段如  
期死子產云伯有生而取精多用物引族大而憑厚  
強死為厲夫春秋大族強死者多矣而皆為厲則厲  
鬼害人則矣豈聖人仁義之教

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傳謂衛襄公長子孟繁足不夏  
次子元立是為靈公靈公未生孔圍之祖孔成子與  
史苟之父史朝兩人同夕夢康叔命立元使圍與苟

相之至是孔成子果立靈公此類即實有之于經何  
補而專喜譚况未必有也

八年春晉有石言于魏榆平公問師曠對曰作事不  
時怨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此因平公築虜

祈宮成堯附會之

冬十月楚師滅陳晉史趙曰陳顛頊之族歲過鶉火  
而滅過折木而復又明年四月陳地災鄭裨寬以水  
火之數推之知五年陳將復五十二年而以此星土  
緯度之言果爾君之存亡國之興廢惟星惟度而人  
道無權矣豈春秋之義

楚殺陳孔奭無傳不詳其故

九年晉與周人爭閭田晉率陸渾之戎伐周不書傳  
不言其故

冬梁邱圍傳曰書時非也魯之不競甚矣猶作無益  
故書

春秋非左下

十

百八十六字

十年正月有星出于婺野神龜言于子產曰七月戊  
子晉君將死此為晉平公將卒附會之

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傳曰非  
禮也及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祿禚傳又曰禮也夫國  
有大喪而講武預會盟皆非禮也豈寬狹非而會盟  
是乎

秋諸侯大夫會于厥慙傳稱周單子視下而言徐晉  
叔向知其將死此為十二月單子卒附會之

魯昭公送母葬不感晉史趙聞之知昭公不歸此以  
昭公客死附會之遲人知死何料死者之多也

十二年楚靈王伐隨次乾谿與右尹子革言甚侈子  
革歌詠招之詩諷之王至饋不食寢不寐者數日楚  
處剛憤何感悟神速乃爾修飾之辭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傳以不書族為尊晉罪己為  
有禮非也不書族蒙前秋季孫意如之文而省耳春  
秋未嘗尊晉意如未嘗罪己何禮之有

晉叔向弟叔魚攝理納雍子之女而被罪邢侯邢侯  
殺雍子于朝韓宣子問于叔向對曰三人同罪晉遂  
殺叔魚傳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為  
末滅平丘之會數其賄歸魯季孫稱其許邢侯之獄  
言其貪殺親益榮義也嗟乎仁人之子弟也殺之而  
為榮乎何義之有

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籍談如周會王后太子之葬  
王變之而索晉彝器二子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樂  
憂其不終乎夫索器何以知其不終此因二十二年  
王室亂附會之

傳稱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不書晉人止公諱非  
也去年冬書公如晉今年夏書公至自晉晉者牛  
年不言止而止可知也如謂諱之襄公二十九年楚  
止公送葬亦論年至正月書公在楚何以不諱不諱  
甚晉也凡如晉至自晉必書

齊景公伐徐徐人行成邾人莒人皆受盟于齊魯叔  
孫昭曰諸侯之無伯害哉是時晉衰齊稱振魯人曰

春秋非左下

十一

百八十七字

之云爾即晉荀而荀未嘗思周也詩云四國有王鄭  
伯勞之世無明王焉得有賢伯春秋所以惡鄭也傳  
不違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魯梓慎占知宋衛陳鄭災  
為明年四國災附會之

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按傳同盟例書名曹平  
公與魯昭公未嘗同盟亦名然則傳例非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稱子產救火與襄公九  
年宋災哀公三年魯災語雷同拯焚可也舉國張皇  
無謂也告於諸侯可也陳不救火許不來弔二國先  
此無謂也

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曰悼公  
癡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  
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公穀因之遂謂許止孝  
子與稱趙盾賈大夫並反覆講張在經義之實違聖  
人之情皆謂傳之罪也豈許止不弑父趙盾不弑君  
而春秋在之乎萬無是矣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無傳凡書出奔必  
有事昭公世近而傳不知豈正明之作與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蔡平公未同盟亦書名傳  
例非也

二十一年周景王將鑄大鐘涖州鳩謂鐘大則穆懼  
則不容其生心疾死此為明年景王崩附會之

七月壬午朔日食傳謂叔輒哭日昭子知其將死八  
月卒夫日食何哭哭日何預死誕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傳謂居新  
里而助公者既戰脫甲于公乃歸居于公里助華者  
亦脫甲于華氏歸言無私爭也豈其然乎

二十四年媾至自晉傳以不稱族為尊晉非也蒙前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省文耳晉倚強辱諸侯使臣  
何用尊為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因是年秋大

春秋非左下

十二

百八十八字

春秋非左

三百九十二字

秋八月丁酉杞伯郁卒杞平公亦未同盟例又非也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請河上將賈之  
珍變為石周大夫陰不佞取之玉也以獻于王得已  
夫玉焉能變如市井貨耶作難法虹小子可以轉  
經乎後世史書好謬不根左作備也

二十五年春秋孫婁如宋樂大心與諸自卑其大  
夫而賤其宗此主人對客常語諸無禮必以為定  
公十年大心出奔附會之又宋公與姬飲酒語泣樂  
祁謂君與叔孫皆將死為是年冬宋公叔孫俱卒附  
會之

有鴛鴦來巢傳曰書所無非也世謂鴛鴦不踰濟濟  
冰在魯鴛鴦非絕無一名鴛鴦不能巢于子空穴中  
故鳥官以名司空常寄居鴛鴦詩云維鴛有巢維鳩  
居之比國君夫人無成有終妻道也臣道也來巢是  
無成知始臣擅君之兆非為書所無也傳謂文成時  
有童謠並昭公出奔死乾侯定公繼立皆詳之按文  
成去昭百有餘年矣豈童謠先若此其明告邪此附  
會之辭後世史多效之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據傳之例大夫卒公與小飲  
則書日是時昭公在外亦日傳例又非也

春秋非左下

三百八十九字

二十六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楚平王未與魯同盟  
亦書名傳例又非也

二十六年傳稱齊有彗星景公使讓之晏子止之齊  
魯相近豈齊見而魯不見不書何也杜預謂在齊分  
野然則凡書星變者盡在魯分野乎蓋舊史關耳傳  
不及豈亦以不告為例耶

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按曹未同盟亦書名傳  
例又非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卒秋七月癸巳滕子  
宣卒二君未同盟皆書名昭公世近史詩耳非例也

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是時公在外不與小

敬亦書日傳例又非也

有龍見于晉却執獻子問古蔡龍氏于蔡澤舜世有  
董父能畜龍夏后氏有劉累能擾龍官宿其業其物  
乃至夫龍神物焉可畜謂古可畜今不可畜辭窮矣  
引五行之官為證夫五行陰陽之氣非官所得司也  
少暉之四叔顛頊共工烈山之三人邪鬼邪鬼則  
何以事人人則不能司神悠渺之譏非民義之教  
傳稱晉賦鐵錡鼎以著范宣子所為刑書仲尼曰晉  
其公乎失其度矣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作執秩  
之官為波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而為刑鼎民  
在則矣何以尊貴按此非仲尼之言也晉文公執秩

春秋非左下

四百一十一字

被廬之法與范宣子刑書不可考要皆衰世苟且之  
令非先王之典刑也仲尼奚貴焉晉亂政多矣其公  
也豈在刑鼎

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僻伯殺卒傳曰何豈故書非  
也前此不同盟書者屬矣赴則書不赴則不書

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大夫不書邪以二十七年  
邾快來奔魯人納之今年又納黑肱蒙前事再甚魯  
也傳曰以地叛雖賤書名謂之欲蓋名章非也叛臣  
也子人共知其惡名何足懲不名何足比春秋微婉  
之義不在此

趙簡子夢童子而歌明日遂日食史墨以為後六  
年吳入郢之兆必以庚辰附會迂謬之甚

定公凡九條

元年諸侯大夫會城成周齊高張後至晉六叔寬日  
周襄弘齊高張皆不免莫弘遠天高子遠人意謂天  
厭周而莫弘欲遷都存周是謂遠天高張後至是謂  
遠人以以此料二子皆死因哀公三年周殺莫弘六  
年高張來奔附會之迂謬甚矣

四年春王正月癸巳傳侯吳卒按陳魯未同盟亦書  
傳例非也

衛靈公將為召陵之會何預知與蔡爭長強使祝佗  
從因于云祝佗之佞附會之

春秋非左下

四百一十一字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世儒以楚納子朝為大惡  
然經不書殺是未嘗以亂賊律子朝也景王太子早  
死子朝為長庶王猛敬王皆其弟也敬王在位久為  
天下共主故傳之非以子朝為必可殺也傳不達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稱孔丘相齊以萊兵劫  
公孔子以公退辭卻之此欲譽孔子不知其謬也夫  
魯既與齊平矣何為又劫之兵既集孔子以公退退  
將焉往齊人謀之積日以口舌解之隨事未可幾也  
又謂齊將詐享孔子言于梁丘據免夫齊不劫公  
則已劫公而失之于萊兵又謀于飲酒不已拙乎見  
幾不早先事下備以至狼狽虎口然後因細人求免  
智者不為况聖人乎凡傳之無諱類此

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陸渾季孫斯帥師陸渾費傳云  
仲由為季氏宰將陸三都於是叔孫陸渾季孫陸渾費  
不詳其始末未知當時子路勸二子使之陸渾抑成  
之使不敢不陸渾又謂孟氏季公斂處父不肯陸渾  
然則子路之力能伸于叔孫季孫何獨屈于孟孫也  
其後成不陸渾不知既陸渾之邱費作何狀傳皆不詳論  
語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季孫或志于公伯寮孔子  
謂道之將行將廢有命疑即此事也若使左丘明作  
傳當時目擊豈茫昧若此乎

春秋非左下

四百一十七字

十三年辭執其君比無傳此大事烏可無傳也大抵  
傳于凡小國之事皆略不載非春秋本義

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不克葬戊午日下  
辰乃克葬傳以不克喪事為禮非也大事不戒作  
且報其慢已甚焉得為禮詳宣公八年  
冬城漆傳曰書不時告非也漆鄉庶其之叛土也魯  
人納之遂城之為盜主藏書識也

哀公凡十三條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經不書傳謂  
吳不告敗非也當是時吳求霸甚亟敗越未有不告  
者夫差疆梁自用殺謀臣信衰邪覆秦伯之宗皆驕  
于夫椒之一勝耳昔者齊晉之霸也一戰而暹吳之

霸也一勝而滅故夫桓之捷不與召陵城濮同昔齊晉遷襄而吳先公五霸之業足以觀矣傳不達

三年五月辛卯桓宮信官災傳敘諸臣救火事與昭公九年齊災襄公九年宋災皆修飾之辭又謂孔子在陳聞火日其桓信乎此因桓信二廟宜毀不毀附會之

八年十二月癸亥祀伯過卒按祀伯未同盟亦書名傳例非也

十年夏許伯夷卒未同盟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傳例非也

十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未同盟亦名時事詳耳傳不達

吳子夫差不用伍員計舍越伐齊員知吳將亡屬其子于齊鮑氏吳子賜員劍自殺經不書殺大夫何也蓋伍員叛宗國辱故主執王僚殺險輔桀而欲保其身難矣當時奇其蹟後世惜其死春秋不錄吁所以為春秋也傳不達

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非也蓋季氏不以昭公為君生不歸國葬不附祖服其二子何有于其妻仲尼季氏不統不經是不以為君夫人也不以為君夫人而書君夫人則孟子案虛名而季氏捨無君之惡春秋無毀譽傳信而已不稱夫人不言葬小君直也

衛侯會吳子于鄆吳人止衛侯魯使子貢往說曰衛君來之緩也其臣之黨吳者欲之魯吳者不欲也今執之是隱黨而崇魯也與宣公十七年苗賁皇說管侯語同修辭活套也

十三年夏許男成卒不同盟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傳例皆非也

於越入吳按吳越猶唯與阿也吳敗越不書越入吳書何也春秋卑五霸二百四十年之閒五國成敗立視矣而吳最先以詩云雨雪浮浮見日流如燿

春秋非左

如楚我是用夏者之事與仲尼之徒所以差稱也傳不達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穀謂春秋終獲麟是矣今傳終哀公二十七年經終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卒卒之日始絕筆乎則信終于獲麟矣終于獲麟不宜獲麟後復有經說者謂為舊史然何其簡約有經之甚也經文簡特舊史詳經必不準舊史也今謂獲麟後三年所書即舊史則獲麟前十二公之文皆舊史矣馬用仲尼筆削為也正月書王此新撰也獲麟後亦正月書王其非舊史甚明蓋傳以孔子本獲麟作經欲引經終孔子故續經至哀公十六年孔

子卒而傳直至哀公二十七年將自成一家之書原非專為補經而作若使左丘明補經作傳終則傳止何為汎濫于獲麟之後乎左丘明姓名見論語于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殆夫子先聲而嚴事之故自名以左之猶言痛比我老彭云爾假使年相若夫子卒于哀公十六年七十有三春秋絕筆于先二年傳絕筆于哀公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又十二年則是八十有五歲矣入十五尚作傳當以何年卒是必年少于孔子與游夏齒乃可既與游夏齒當在弟子列而七十子中無左丘明則是孔子先聲不為孔子作傳又甚明也司馬遷謬信之杜預因之後世遂謂左丘

明親見夫子其言必可信至于牽強附合以求通其說而其說春秋後學多矣不得不辨

左丘明姓名見論語論語為聖人傳神之筆也其日子不語怪力亂神此孔氏之家法六經之典刑春秋之繩尺也今據傳皆犯此四者如蛇屬石語人死六日復生玉變為石柩作牛聲之類是語怪也如魯秦墨父狄厥齊殖齊韓郭晉州緯邢蒯聶魯魯仲武夫

傳皆枚舉其人是語力也春秋雖為亂臣賊子作其于秋君賊父之事皆詳審精確必不得已而後書如存疑當闕當從輕如鄭子駟楚子圖弑君之類皆書君卒而傳皆執信不疑其也貪淫讒亂請委項事經

不及而傳津津喜譁之是好語亂也至于神降鬼厲卜筮靈夢兆種種杜撰不一而足是好語神也後世謀緯方術作備于此使凶邪譁詔之徒託占象以誤忠良造符命以助亂賊皆以左為嚆矢經術不明流毒阿極聖人之慮豈不遠哉故夫編年指事其功不可泯而粉飾誇誕過情瑕疵甚多學者徵其事勿溺其辭超然遠覽始可與言春秋矣

或問曰左則非矣春秋何為而作也曰為繼五霸作也天下無天子五霸假方伯擅征伐宋襄王室以命諸侯其名正而事假其實爭利自為強大耳謀王室少而自謀多安天下少而亂天下多如晉朝同列受

賈幣無異天子所少改正朔稱王號耳天下見吳楚稱王以為僭見齊晉不稱王以為義見其東征西伐以為方伯為勳主謂王降而霸猶之帝降而王也無王不可無霸雖號為仲尼之徒者亦以為當然不知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詩曰四國有王郁伯勞之無天子方伯安所稟承而自逞胸臆會盟征伐是大亂之道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春秋者庶人議之者也故曰罪我其惟春秋自孔子沒而大義隱諸紛紛穿鑿經義愈晦惟孟

子為能知春秋其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秋春秋無義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諸侯以伐諸侯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此春秋明鏡指掌而諸傳反謂春秋尊五霸獎齊晉首尾衡決者案例置學者能辨乎此則十二公之文義可迎刃解耳今不信孔孟而信諸傳不由坦坦明白正大之路而紆曲穿鑿謂春秋有隱嗟夫世儒自隱耳仲尼無隱乎爾日請問無隱曰可枚舉也最大者弑君父其次叛以其次僭竊其次滅人國其次擅侵伐其次會盟其次私朝聘其次專殺大臣其次與

春秋非左